



郭小川诗选

责任编辑：郭宝臣 杨匡满

郭小川诗选（共两册）

Guoxiaochuan Shi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43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¹/₃₂ 印张 21¹/₂ 插页 8

1985年2月北京第1版 198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2,200

书号 10019·3772

定价 3.35元



1954 年秋在苏联莫斯科红场

《郭小川诗选》

一九八五年版序言

冯 牧

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新编选和出版郭小川同志的诗歌选集。我很赞同这项工作，并且热切地希望新的能够更加全面和准确地反映郭小川诗作思想艺术水平和创作道路的《郭小川诗选》早日和广大读者见面，和他生前并肩战斗过工作过的同志和朋友们见面。而对我来说，作为小川的一个老战友和他的《诗选》初版本的编选者和序言作者，我可以说是长久以来就怀有一种急切的愿望，希望尽快地看到新的《郭小川诗选》能够以比较完善和更加充实的面貌问世。我想这不仅仅是我的愿望，也是广大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共同愿望。

我这样说，并没有丝毫想要贬低《郭小川诗选》初版本的意思，这部选集在当时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是无可否认的，尽管现在看来，这个选本（连同它的序言），确实是存在着一些毋庸讳言的缺点和不足。我只是想说，在《郭小川诗选》初版本问世已有七年之久，而小川离开我们也已经将近八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具有更加充裕的时间和更加完备的条件，来对小川的全部诗作进行比较全面和准确的分析

和评价，从而作出更加适当的既符合小川的创作实际、又符合历史的发展轨迹的抉择。因此，我深信，并且几乎可以断言，《郭小川诗选》新版本，将是一部能够比较完善地全面地反映小川的诗歌创作成就和创作道路的选集。

我认为，在现在来编印出版这部选集，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

我们不要忘记，《郭小川诗选》初版本的编选，是在一九七七年十月。那时，我们党还没有确立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拨乱反正的工作刚刚开始进行并且正在遇到来自极左思想的重重阻力；那时，由于连“文艺黑线”的帽子还没有从文艺界的头上摘掉，因而我们还不可能对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历史经验做出实事求是的总结。在这样的时刻，来总结一位走过了战斗的又是曲折的道路的诗人在创作上的成败得失，来对他的全部诗歌创作做出准确全面的估价和论断，显然是过于仓促了。那时，不要说未能亲历目睹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国家所发生的伟大变化的小川（这对他来说是多么地不幸），就是我们这些幸存者，尽管对于长期以来的极左思潮给我们国家和人民所带来的危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党的事业所带来的灾难性的破坏逐渐产生了怀疑和抵触，但是我们毕竟没有这样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使我们能够对于过去年代里使亿万人民感到如此痛苦的那场“革命”做出如象乃至接近以后在六中全会上所做出的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总结。我们谁也没有权利自诩为“一贯正确”的人。至少我远不是这样一种人。我是属于这样一种普通人其中的一个：我的思想和认识水平，是随着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文艺方针、政策）的逐步恢

复、确立、发展和完善而不断提高和前进的。我一点也不想隐讳这样的事实：随着拨乱反正的日益展开，随着经验总结的逐步深入，随着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的不断发展，我可以说是每年、每月、每天都在回顾、充实、发展以至修正着自己的思想和认识。我想，这一点，对于任何严肃的作家来说，不但不是什么坏事，而且很可能是一件难于避免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于自己在一九七七年为《郭小川诗选》所写的序言感到汗颜并且进行了一些修改的原因。现在，在《诗选》的新版本中，我仍然保留了这篇在一九七九年曾经作过部分修改的序言，并不是因为我自以为这是一篇准确地概括了小川在诗歌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及其思想艺术特色的文字；而是由于：尽管我对这篇文字并不感到满意，但是它所表达出来的感情是真挚的，发自内心的。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好象我是在一面和小川坦诚谈心，一面命笔为文的。而且，在事隔七年之后，对于那篇文字当中所表述的我对于小川诗作（主要是抒情诗作）的一些基本看法，至今我仍然不想改变；也就是说，对于小川作为一位革命歌者在我国新诗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我的估价仍然一如既往。郭小川的优秀诗作在我国社会主义新诗发展中的地位，是无可否认的和不能贬低的。他的通过创作体现出来的思想和艺术，并非无疵可议。但是，他确实如我在七年以前所认定的那样，是一个兼有革命战士和革命诗人两种气质、而且把它们融合得如此紧密的真诚坦荡的人。他的革命战士的政治责任感和火一般的炽烈感情，使他的诗情常常有如东向奔流的长江大河的浪涛，汹涌澎湃，一泻千里；又有如为了攻其战斗目标而挥戈前进、勇猛坚定的冲

锋士兵，一往无前，义无反顾。这样，在他留下的有些作品当中，常常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也就是不足为奇的了：他的慨当以慷的豪情壮志，他的不可阻遏的吟讴咏叹，往往超过了他对于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的深刻认识和科学剖析。现在看来，他曾经为之狂歌高唱的某些生活现象，在当时确实没有为他所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有一些作品，或是有一些作品的某些局部，在经过了历史的严峻检验之后，显然已经不能成为小川的代表作品。即使是有些在当年曾经产生了强烈反响的优秀作品（比如那首曾经以其战斗激情催人泪下的政治抒情诗《团泊洼的秋天》），其中有些诗句，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今天读起来显然也反映了当时诗人在思想认识上的局限和不足。与此相反，在《诗选》初版本中曾经未能选入的有些作品，特别是小川的几首叙事长诗，经过了时光的考验，现在仍然散发着瑰丽光彩。我在这里特别想提到小川的长诗。它们大都是以革命战争时期的壮丽的战斗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这些作品，在写人、叙事、状物、抒情方面，在富有广阔而丰富的生活容量的叙事长诗上所进行的独创性的探索方面，在反映战争时期雄奇悲壮的斗争生活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战士壮美的心灵方面，都做出了值得称道的开创性的努力，表现了一个革命诗人所具有的“艺术家的勇气”。《诗选》如果不把这些作品包括进去，肯定将是残缺不全的。

《郭小川诗选》新版本的出版所以是适时的和必要的，还由于这样一个原因：在前些时候，包括郭小川在内的一批优秀的甚至是杰出的诗人及其作品，曾经受到了某些新诗人和理论家的不公正的贬抑和指摘。有人对于这些诗人及

其作品武断轻薄的态度不但令人感到惊诧，而且实际上是企图任意改写新文学的发展历史。我们不无意外地看到，有些曾经为文高度赞美郭小川的诗作的理论家，现在竟然企图从我们的新文学史上抹去郭小川及另外一些革命诗人的名字或者是用灰色的笔触来重新涂抹他们的形象。这种做法尽管是徒然的，但是，我们不能听任这种无益于文学发展的论点任意泛滥而不做出应有的声辩。特别是已经去世的郭小川，就更应当为他做出客观的评价。正是因为“死者长已矣”，我们就更有必要让小川用自己的传世的作品来对于这种篡改和歪曲做出有力的回答。我们必须尊重历史，我们必须面对事实。我在这篇短文中不想替小川所遭到的攻讦进行辩护。我只是想说：让死者用他的歌声来回答吧！这个人曾经壮怀激烈地度过了战斗的一生。他以笔为枪，以口为号角，为我们的革命事业和文学事业，为我们的理想，为人民的美好的未来，做出了那么多的值得尊敬的贡献。他不是完人，不论在战争年代或是建设的年代，不论在风和日丽的时刻或是黑云压城的时刻，也不论在忘我的工作当中或是在勤奋的写作当中，他也有过迷误和缺点，但他献身于革命事业的耿耿深情是坚定不移和无可置疑的。他的作品，不论现在看来还存在着多少弱点和不足，它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我们的一份精神财富。郭小川的诗将会留传下去，将会以其优美、亲切、绚丽、真诚的思想艺术力量给人们以鼓舞和激励。

一九八四年五月一日夜

《郭小川诗选》 一九七九年版序言

当我们把这本诗歌选集呈献在读者面前的时候，广大人民所喜爱的革命诗人、我们的战友郭小川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在这不平凡的一年当中，我们所走过的战斗历程，使我们汹涌澎湃的思想里时时闪过这样的念头：要是小川现在还生活在我们的行列里，那该有多好！要是小川还健在，他该会用他的炽热的革命激情为我们唱出多少战斗的歌，胜利的歌，欢乐的歌！而在其中，那最高昂、最动人、最深沉的歌，必定是为庆祝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庆祝我们党所取得的历史性的伟大胜利而唱出的新的颂歌和战歌！

使我们永远感到难过和遗憾的是：当我们现在来编选《郭小川诗选》的时候，我们只能用他的一首没有完成的遗作《痛悼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来作为压卷之作。过早的逝世使他没有能够完成这首诗的创作，这首肯定是倾注他的全部革命感情的诗，本来是应当作为他全部作品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而出现在他的诗集之中的。

尽管如此，尽管从这本选集的内容来看，我们的诗人似乎还远没有走完他的万里征程，但是，应当说，这本诗集仍然为诗人的全部斗争生涯画出了一个鲜明的轮廓，作出了

一个生动有力的总结。这本选集所以值得出版并且值得推荐给广大读者，除了出于对诗人的深切悼念，更主要的是：这本选集，对于我们许多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青年作者，有着一种借鉴和榜样的作用。从这部篇幅并不浩繁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坚持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是如何在斗争生活的激流中顽强挺进的；可以看到一个忠诚的革命作家是如何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地在改造自己、鞭策自己的；可以看到一个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在选择和开拓前进道路中是如何不畏险阻、勇于登攀的；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革命作家在诗人和战士这两重身分面前是如何正确地摆正自己的位置的——一个人，首先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然后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

收集在这本选集中的，是郭小川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七六年之间所写的诗篇（长诗除外）的大部分。我们可以明显地辨识出诗人前进的脚印。在一九五五年以前，他的诗，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显著的尝试和摸索的痕迹；在思想内容上，那种天真无邪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那种时时有着机智闪光的豪言壮语，常常盖过了诗人对于现实斗争生活的深切感受和体验；而在艺术形式上，也时常反映出某种不成熟的标记：借鉴多于独创。这种情况，从他写出了象《向困难进军》、《闪耀吧，青春的光彩》这样一些在广大青年读者中得到热烈反映的作品以后，就有了一个显著的改变。我们不妨说，以这个时期的一些成功作品为标志，诗人从思想、生活到技巧的探索和实践，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

但是，虽然这本选集中所收集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

上并非同样尽善尽美，虽然我们从这里还明显地可以看到诗人由于不断探索前进而表现出来的曲折徘徊的印迹，但是无论从诗人的早期的即兴之作或者是后期的着意之笔当中，我们都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一些强烈的、力透纸背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决定了诗人的艺术道路和艺术风格，而使他可以无愧地置身于我国最优秀的革命诗人的行列之中。

那么，诗人郭小川的作品中有哪些主要特点是值得我们推许和珍视的呢？在他长期辛勤劳动所创作出来的大量诗篇中，有哪些方面是值得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作者认真学习和努力汲取的呢？

我以为，作为诗人郭小川的全部诗作的主要特征的，有以下这样一些方面。

第一，他的诗篇，他的歌，是革命的热情而昂扬的颂歌和战歌。他的绝大部分作品，虽然有着不断成长、不断成熟的痕迹，却是贯彻始终地表现出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充满着对革命事业、革命理想的饱满政治热情。在他的绝大部分作品中，都倾注着和洋溢着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伟大的革命事业、伟大的人民军队的挚爱之情。读一下收集在这本选集中的六十几首题材不同、体裁互异的作品吧。在这些动人的歌中，响彻着的，激荡着的，首先是这样一种真诚的炽热的感情。没有真挚的革命感情的诗，是没有血肉的诗。正是由于首先具有这种感情，才能够产生这样的诗情；诗情孕育在作者对于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深情之中。这种深情在作品中，有时是通过作者以感物咏志的形式，直接地放声歌唱出来的；有时

则是通过对于斗争生活独具匠思的描绘，生动地流涌出来的。就是这样，他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歌颂壮丽雄伟的人民革命战争，他歌颂改天换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歌颂战斗在我国天南海北的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普通的战士，他歌颂炼钢工人，他歌颂农垦军工，他歌颂海防战士……。他有时是昂首浩歌，有时是委婉低吟；他的歌声有时象疾风暴雨般地激昂高亢，有时又如行云流水似地宛转多姿。但是，在它们当中有如乐曲中的主旋律一样地贯穿在字里行间的，是诗人对于革命、对于他所毕生追求和矢志为之奋战终身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无限深情。

在郭小川的诗作中，绝大部分都是抒情诗，特别在诗人生活历程的后期，那种抒怀咏志的政治抒情诗就更加成为他创作当中的主流。诗人发自内心的政治热情和战斗激情，往往象是不可抑制地喷薄流涌出来的，这使他的政治抒情诗所具有的感染力量就显得分外强烈和深沉。这种昂扬的政治激情，即使是在诗人遭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的歌喉几乎被“四人帮”的黑手紧紧扼住的时候，也是十分强烈的。我们可以举出诗人后期所写的那首曾经被无端诬陷的诗篇《万里长江横渡》为例。任何一个具有革命感情的读者，都可以明确无误地体会出：这是一曲对于革命领袖的多么热情高亢的颂歌！诗人经历了严重的考验，深深地感受到一个革命战士必须永远在大风大浪中磨练自己，永远沿着党所开辟的航道搏击前进。任何一个具有正常头脑的人，都会为诗人的这种深切感人的赞颂而深受启发和感动。可是，“四人帮”及其一伙，却异想天开地污蔑这首诗是反对毛

主席的，甚至说它是《“571 工程” 纪要》的翻版！今天，当我们重读这首诗并再次地为之激动不已的时候，事情就非常清楚了；这种丧心病狂的诬陷，并不是由于什么神经错乱而发出的胡言乱语，恰恰是因为这首诗深刻有力地体现了一个老战士对毛主席、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和耿耿深情，而受到了“四人帮”的嫉恨。他们如此处心积虑地迫害诗人郭小川，难道仅仅是出于对他个人的仇视吗？当然不是。他们仇恨他，正是由于他用自己的诗篇表达了同他在一条战线上并肩作战的战士们的思想、信念和感情。郭小川的诗所以值得我们重视，值得我们吟诵，不是因为别的，而首先是因为它们时时响彻着的那种可贵的主旋律，那种对于人民、对于党、对于毛主席、对于革命事业的炽热而真诚的政治热情。

第二，他的诗篇，他的歌，使我们看到了时代前进的脚步，使我们听到了时代前进的声音。郭小川的诗并不尽是杰作，它们在广大群众当中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深浅不一的。但是，当我们把他比作时代的歌手和号手的时候，我以为并不算夸张。任何一个革命的作家和诗人，只要他坚持文艺为中国人民、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只要他坚持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和运用正确的创作方法，他的作品就一定会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时代的精神，就象每一滴露珠都会反射出太阳的光彩一样。但是，真正响彻着时代声音的作品，真正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光彩的作品，只能是出自那些不仅是勤奋的诗人，而且首先是站在时代斗争前列的战士手中。郭小川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歌手，但他总是努力使自己的歌声中回荡着我们伟大革命事业的

进军号声，总是努力使自己的歌声同我们伟大时代的进军步伐一道前进。他对于我们国家的丰富多采的斗争生活有着真诚的热情。他几乎不放过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无论是人民公社的宏伟建设前景，还是钢铁基地的紧张的劳动生活；无论是东海前线的炮兵阵地，还是昆仑山上的垦荒农场；在他眼里，都是最美的图画，最美的诗。而他也确实以自己绚丽多彩的画笔和刚健有力的歌声，为我们画出了那么多又新又美的图画，唱出了那么多又新又美的歌！

郭小川的抒情诗作大都不是鸿篇巨制，他也似乎并没有企图让自己的作品成为时代的历史画卷，可是从他的诗篇当中，难道不是可以使我们鲜明地生动地看到了我们时代的缩影，感到了我们时代的脉搏的剧烈跳动吗？的确，那些为中国人民所欢迎所热爱的作家和诗人，往往都是由于他们能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站在时代的前列，在生活上能够深入斗争的激流，因而才能够唱出了那种同时代精神融为一体的战斗的歌声。郭小川曾经走遍祖国的山川大地，南到海南，北至漠河，东起黄海，西抵戈壁，都曾经留下了他的足迹。但这还不是最主要之点。最主要的是，他首先不是作为一个诗人，而是作为一个战士，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来看待祖国各条战线的火热斗争生活的。他热爱祖国的新的生活，他热爱那些辛勤地战斗和劳动着的普通的工人、农民和战士。这就使得他能够以一个革命者、战斗者、建设者、评论者的身分和感情来唱出他蕴蓄在胸中的壮美的歌。这样，虽然他写的大部分都是以感物咏志为主的抒情诗，但他的每一首诗都有着明显的时代的印记；它们合在一起，

就构成了我们伟大时代生活的丰富的写照和缩影。大约很少人不为郭小川在海防前线所写的两首诗《甘蔗林——青纱帐》、《青纱帐——甘蔗林》而感动的。这两首诗所以发人深思，并不只是由于它们深刻地反映了身在海防前线、在敌人眼前劳动和斗争着的人们的真情实感；更主要的还在于，它们使我们深刻地体会了一种庄严的时代和历史感情。诗人通过我们斗争生活的一角，展现了一幅广阔的时代背景：在优美的甘蔗林中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他们正是那些在艰苦的青纱帐里进行着浴血战斗的战士们的战友、同志和亲人；在他们手中高擎着的，是同样的革命的火炬。他们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英雄战士，他们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劳动英雄。他们有着同样崇高的革命情操，在他们身上，深刻地体现了我们的时代精神。这对于“四人帮”所狂吠的“民主派——走资派”的谬论不是十分有力的批驳吗？象这样的富有时代精神的诗，在郭小川的诗选中，应当说是很多的。当我们把这些诗篇排列在一起，在我们眼前就出现了一幅充满着革命者的豪情壮志的我们时代的丰富的画卷。作为一个时代的歌者，郭小川是竭尽了他的职责的。

第三，他的诗作，他的歌，深刻地反映了作为一个战士和诗人的可贵的坚持革命、不断前进的战斗精神。郭小川的作品的一个往往是十分显著的特征是：当他在作品中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并以此来抒发爱憎之情的时候，他总是如此坦率地把自己的胸怀袒露在广大读者面前，总是如此真诚地、严肃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着锋利的剖析。他用不断革命、不断前进的精神来看待生活，看待所要反映的人物和事件，同时，也用不断革命、不断前进的精神

来看待自己的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正象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长处和缺点一样，郭小川也不是例外。无论是在思想上或是艺术上，他都曾经受到过挫折，曾经有过“迷惘的时刻”，曾经感到“汗颜”和“愧悔”，以至他在诗作当中曾许多次地谈论过这一点。这使我们看到，一个真诚的革命者总是勇于同自己身上的缺点和弱点进行斗争的。他的每一首诗，都可以使人辨识出这种在不断革命、永远前进的精神鼓舞下日益坚强的斑斑足迹。我们不难从他的某些诗作中看到不足和缺陷，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也善于总结教训，并且使之化为自己继续前进的动力。最重要之点是，在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一任务时，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他的全部革命实践和艺术实践的过程，也就是他在思想上艺术上从稚嫩和不成熟走向坚强和成熟的过程。在生活和创作的崎岖旅程中，凭着这种不断前进、不断改造、坚信未来的信念，他攀过了一个个耸立的山峰。他的诗篇便是这种勇于突破、勇于攀登的生动见证。当我们读到诗人在“四人帮”的高压下写出的壮美的诗篇《秋歌》、《团泊洼的秋天》的时候，在深深激动的同时，我们想到的第一句评语是：郭小川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个当之无愧地可以兼有战士和诗人这两种称号的人！他有自己的弱点，也写过有缺点的作品，但正如鲁迅所说的：战士微瑕，依然是战士；苍蝇完美，仍然是苍蝇。郭小川的可贵之处，正是由于他总是以那种战士的勇敢和顽强来进行战斗的。他过早地去世了，但他留给我们的最后的形象，是一个胜利的战士的形象。

第四，他的诗篇，他的歌，在探索新诗的艺术形式方面，